

# 造命的個案研究-我命由我不由天

蔡靜宜（凝正）

天帝教天人研究學院碩士班學員

12/16~18/2016 版本

## 摘 要

生命體是可以創造的，在天帝教的教義裡，凡人的個體是可以自我造命的，只要你努力奮鬥，「天命換人命」要實現，是有機會的。過往年輕時，是用命在賺錢；而人到中年，便用錢來養命；好諷刺的一段話，可是，年輕時，血氣方剛沒思考如此遙遠，等到『疾病』臨身時，才是煩惱的來臨，人會生病，應是人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疾病應該是被定義為：『心靈的能量被阻塞或扭曲，而顯示在肉體上的結果。』而疾病帶給我們的啟示，應該是『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及渴望改變的動力』，不是一個疾病或癌症來害死你，而是要來告訴你，改變你的生活品質。疾病是『我們人生的轉機。』<sup>1</sup>藉由在天帝教的種種奮鬥方法，以及通過各種考驗，只要正心正念、堅定不移，持續站在救劫的崗位上，那麼『造命』就不是一個奇蹟。

**關鍵詞：**天命換人命、造命、先天來根、後天願力、專才、正信的態度

---

<sup>1</sup>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8、9。

# 造命的個案研究-我命由我不由天

蔡靜宜（凝正）

## 壹、前言

「天命換人命」是一個神聖的名詞，它不可能輕意的降臨，但當機緣俱足時，它真正印證了「救劫使者的生機」。只要同奮心中有愛，心中有蒼生，哪怕人生考驗不斷，亦有「重生造命」的機會。本個案研究-我命由我不由天，將與您分享「重生的原動力—生命的出口」。

人生的成長過程有病考、家考等等的磨煉，而同奮應該如何將這股肉身的折磨、心靈的煎熬及被壓抑的情感能量，轉化成提升生命價值的動力呢？如何導引疾病找到生命的出口呢？「塞斯理論」相信：『患上癌症的人是因為內心曾經經歷過大的痛苦與絕望，是在無能為力的狀況下，無法做出改變。』<sup>2</sup>只要我們對疾病有了新的定義，那麼就要學習開啟我們的內在力量。

## 貳、何謂造命

所謂「我命」的「命」，我們每一個人從呱呱落地就是生命的開始，這一個命可以分「生命」的「命」及「命運」的「命」兩方面來講。先講「命運」的「命」，世界上的人，中外古今，大都相信宿命論，從生下來，就認為一生的命運是註定的，一切靠天，受到出生年、月、日、時八字，無形中的支配。所以一方面講命，一方面講相。內五行為命，外五行為相。因此有很多人把一切都寄託在命運，不愛惜自己人生，最後便沒沒無聞，此種人如果生在農業社會太平時代，並沒有關係，如果這種人生在今日工業社會的時代，就非常危險，必定落伍而被淘汰。反之，有很多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但是他們的遭遇並不同，這個原因過去我們中國的命相家也沒有詳細的說明，所以說，不管無形中命運如何安排，在人生的過程中，不論是王侯公卿，或者販夫走卒，都要經過生、老、病、死四個過程，因此我們應該自立自強，要積極地與週遭環境邪惡勢力奮鬥，從向自己奮鬥開始，向自己奮鬥，這就是造命！<sup>3</sup>

在師語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當中，師語第十九頁已提出結論，（一）打破定命

<sup>2</sup>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10。

<sup>3</sup>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91-92。

論。(二) 盡人事以待天命。<sup>4</sup>也就是向自己奮鬥的大無畏精神。

向自己奮鬥，就是要「造命」：(一) 自立自強與惡勢力奮鬥，與環境奮鬥，創造未來命運(前途)——能造命之人，最後便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二) 積善培德，多行方便，肯發大願，救世救人之人也能跳出三界之外。<sup>5</sup>

「一切天註定，上天自有安排」，這樣的概念從古至今皆然，然而一切靠天，聽天由命卻也忘了自己，該積極奮鬥，創造屬於自己的命！在明朝的「了凡四訓」中的第一篇也明白的點出「立命之學」的重要！也就是造命的第一步。

明朝袁了凡先生，好研究命學、相學，到處請教高人，知道自己的命運，官只能做到縣長，也沒有兒子，最後他決定不願與一般人一樣受命運的支配，要創造自己的前途，後來考上科舉，果然發表為縣長，在上任時與夫人商量好。公門之中好修行，要開始改造命運，研究一種「功過格」，並在公堂設一專人，專管縣長的功與過，看到的的確確替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時，就在功格上記下來；做了一件損害老百姓的事時就在過格上記下來。

同時他的夫人在後堂聽到一件愛護老百姓的案子就在黃曆上用紅筆圈一圈，如果縣長判的不好，就圈一個黑圈，一到月終兩方面對照，錯了就認錯改過，經過一年多以後，太太懷孕生下一個兒子；而他的命運本來說是沒有兒子。後來官也做大了，升到尚書，就是現在中央政府的部長。因為他培功立德自己造命，居然超數，不受命運支配，這些事實，袁了凡先生寫了一本訓誡兒子的書「了凡四訓」中都有記載。我所以引證這段故事，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要打破宿命論，要靠自己造命。<sup>6</sup>

## 參、造命的條件

在「了凡四訓」第一篇：立命之學。在當中更明白的說明，要創造命運，不讓命運束縛我，且更需竭力行善，努力斷惡，即為立命之道！

在無資源條件的運用之下，從前的生活也確實只能聽天安排，但是！在瞬息萬變的現代，就必須掌握無限的資源，讓自己向天而奮鬥！而生命之命及命運之命就是奮鬥過程的修練及精神修道上的提升，也藉此過程才能從「假我」蛻變成「真我」！而「我命由我不由天」不就正是如此。

天帝教聖訓提出「天命換人命」，亦是造命之意。而聖訓提出「天命換人命」之條件有四點：

- (1) 先天願力大一領命下凡，於人間不迷失方向，朝著了願而行，雖壽元已盡，

<sup>4</sup>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19。

<sup>5</sup>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20。

<sup>6</sup>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 92-93。

但精誠格穹蒼，天必延其壽，助其完成天命。

- (2) 後天願力更大一壽限雖已至，但其一心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憂國憂民，奮鬥不懈，天必助其完成心願，人壽雖盡，天壽卻增。
- (3) 積功累德一行善濟世，救苦救難，積陰德而施惠眾人，人壽雖止，天壽卻長。
- (4) 有特殊長才一上天借用其長才以行道，借重其秉賦以救劫，運用其智慧宣揚宇宙真道，對人心的淨化產生立竿見影之功效。<sup>7</sup>

個案主角符合「天命換人命」的三個條件，即為先天來根、後天願力及專才等三點，分別說明如下：

## 一、先天來根

一生篤信觀世音菩薩，記得在四十歲那年經歷了「天命換人命」以後，開啟了『先天來根』的智慧，真正開啟『重生』的人生。從小生病，一路走來，對疾病兩個字，好比身體上的共修名詞，直到重生。在生病時，真正的啟蒙無形師是王母娘娘及觀世音菩薩，一路學習走靈修之路，從馴靈、煉靈到領旨辦道，其間也歷經生死劫，眾仙佛相護而過關。覺得因緣際會，一路走來冥冥之中都有貴人相助、無形師及有形師的特別指導，讓個人從一張白紙（拿香跟隨父母親拜拜）直到會與無形上師印心相通，進而領旨辦道服務眾生。回想從真心的發下大願，努力地在有形無形眾生間的種種服務，用心的走「重生」後的每一步路，堅定而不退縮，忙碌地，充實地，直到走進帝教大門。

觀音佛祖曾開示：「九轉九品蓮花台，普渡慈航心自開，佛心佛性皆顯現，佛子佛音天界傳」。意義為每日藉由九品蓮花台九轉啟動法輪，接引眾生「普渡慈航」時，心與先天智慧自然開啟，眾佛子的佛心佛性自然彰顯，眾佛子藉由唱誦佛曲『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時甘露遍灑，讓法音、甘露遍及法界，直達天際。

## 二、後天願力

進入天帝教，發過大願：「從今而後，秉持著正心正念，只要能力所及，願意為眾生服務，絕不退縮。並以引渡原人一百人為目標，為救劫而奮鬥。」至今，已引渡 85 人皈師，其中 31 人具有道名，並肩負起宏教渡人的職務，如中心執事、副執事、坤院事務長等教職，這些引渡的原人持續在帝教奮鬥，培功立德，為天下蒼生，奮鬥不懈。

師尊賜於道名『正』字，期許以正心正念，好好地帶領引渡的原人，不能帶到脫隊。但是研究的個案中，引渡之原人有失聯狀況，或退志的、或考試沒過關的、或心中起貢高而在宮壇寺廟服務者，這些失聯同奮對帝教沒有深入了解，也是個案

---

<sup>7</sup> 〈造命的條件〉，《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10。

主角深感惋惜及內疚的，其誠心懺悔，並努力拯救中。

### 三、專才

個案主角是一位身心靈整合的瑜伽老師，並引喻「瑜伽教室是一個修行的道場」，除了具備運動者的健康理念之外，對於學員的教導也相當細膩，期望學員由身體的運動，達到『心』的和諧，進而淨化『性靈』，這是一個「身心靈工作者」由衷服務的境界，希望藉此可以親和原人，並引渡原人歸隊。正如觀世音菩薩寶誥「萬流匯宗聖教，千真普禮帝門」的誥文。個案主角相當珍惜無形上師（註：無形上師指觀世音菩薩）給予種種的啟示，讓她擁有與眾不同的理念與身段，拓展出自己的那片天。同時與學員一起養生運動，共同成長，精彩及富有了重生的人生。

每一個人的價值要靠自己去創造，命運也要靠自己創造，儘管現在時代進步到太空時代，核子時代，如果不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決不可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因為每一個人都要受五行的相生相剋，只有非常人懂得「造命」，自己創造才可不受命運的支配。<sup>8</sup>

因此，平時要積極的培功立德，才得以自己造命。

### 肆、病症與考驗

從小十二指腸潰瘍，一直受胃痛之苦，加上母體遺傳 B 肝帶原(e 抗原陽性)，以及父系遺傳心血管疾病(高血脂症)，從年輕就開始服降血脂藥物，若不服藥，膽固醇即升到 300 以上，比較嚴重的是肝(DNA 病毒)，於 99 年 1 月 4 日於台北國泰醫院血液血清檢驗，HBV DNA(copies/ml)指數達 161 百萬，HBV DNA (IU/ml) 3220 萬，HBV DNA(pg/ml) 5554.5。透過帝教的修持法門，持續奮鬥至 105 年 3 月 9 日，檢驗結果已呈現 HBV DNA(copies/ml) — 「Undetectable」，HBV DNA(IU/ml) — 「Undetectable」。

【「Undetectable」意譯為「目前檢測不出病毒」】

醫學的診斷-肝臟已呈纖維化現象，又病毒指數如此高，醫師並不看好後續發展，只能盡力治療與協助，但是，個案主角放下對疾病的執著，真心誠意的祈禱，聽無形的引導與安排，依個人的專業為眾生服務。並勤上光殿，恭誦兩誥及打坐，因為『動』功，要有『靜』功來收攝，如此『動靜皆宜』的修持法門，也道出主角本名的真實意涵。

人生的考驗不斷，個案主角的兒子以十八歲的青春年華，生病回歸了，對於一個母親而言，其帶來的衝擊、無奈與心痛，無言以對…。之後，藉由『無形批答』開示「…童子身下凡了願，功德圓滿，塵緣已了，願力已了，不用下凡為人，本靈

---

<sup>8</sup>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 92。

得以回歸本位，繼續修持」，聽到以上之批示，個案主角放下了，衷心地祝福兒子於無形持續奮鬥，並惕勵紅塵中的我們，珍惜人身難得，做好性命雙修，將來天上再見。

如何放下呢？上師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心開一切開，精進無障礙。」古云：「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佛陀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些開示是要我們好好省思，放下執著念，跳脫當下，回歸本我，為救劫蒼生而奮鬥，才是當務之急。

滾滾紅塵中貪、嗔、癡、慢、疑五魔之考驗，令人淪陷其中，對於一個修行者，常犯小錯，累積多了便是大錯，要時時警惕自己，多多省儉，讓自己由過失中跳脫出來。在行道中，難免有處理不圓滿，種下一些惡緣(因果冤欠)等待收圓，所謂樹大招風，一個人當你有能力時也會招來一些『眼紅』妒嫉的眼光，所以要修『內斂』；因個案主角的個性好動、淘氣，故其行事作風，常有先斬後奏，衝鋒陷陣之舉，雖出發點是善的，但也有爛慈悲之時，此乃修道人大忌，凡事三思而後行才得宜。這是經歷種種挫折之後，才體悟的珍貴經驗，人人常說，修道人六親緣淺，應該是情感的昇華！看過世間的無奈與苦難，人生為何物？『天堂』與『地獄』，只是一念之隔，人的心開了，有如蒞臨天堂，事事了願；心堵了，如臨『地獄』，煉獄中自我折磨。

## 伍、正信的態度

為人一生忙到最後到底為了什麼？如果能永久長生不老，才有價值，才有意義。但卻是不易做到，因此應該要修道，要靜坐，才不會有空虛之感。

天帝教所主張的修道，是要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修道並非出家，而是一面修人道，一面修天道，兩者兼而顧之，進而得之。所謂盡人道，便是以盡做人的責任。

為人父母以及為妻子，則是修人道。為自己一即是修天道。

修道不是逃避現實，而是與現實奮鬥。必須把握現在軀體(假我)，自己奮鬥創造一即自奮自創，鍛鍊人生生命之三大元素—精、氣、神三寶。從現在之肉體生命，以創造未來之精神生命。<sup>9</sup>

個案主角參與天帝教的救劫奮鬥之後，每天跟著誦誥、持經，學習師尊傳授的「法華上乘正宗靜坐」，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自然無為大法，與進入帝教之前所習的道家靜坐功法有其不同之處，其間差異乃有為與無為之別，再加上在「知」的方面的充實，也提升靈性的智慧。當個案主角非常投入，努力學習下，深感諸位上聖高真的修持與氣度，為拯救天下蒼生不遺餘力的奮鬥精神，令人折服。宇宙之浩瀚，

---

<sup>9</sup>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21。

更感覺自身的渺小，學習、研修與救劫，居然可以同步而行，實在是太奧妙了，尤其師尊與師母對同奮的愛，對天下蒼生的大愛，令人感動，更堅定了個案主角追隨兩位老人家的腳步，為救劫努力，奮鬥再奮鬥，不敢鬆懈。

師尊一生心中「心繫天下蒼生」。心中隱憂叮嚀：「今天，我們生在這個非常時代，世界人類的命運面臨核子戰爭的威脅，大家都記得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之前，美國發明了原子彈，第一顆投在日本廣島，第二顆投在日本長崎，請各位想想多少萬人立刻死於非命，如果日本天皇不投降，第三顆原子彈就要投在東京。師尊引用這一件事，是要今天世界的人類要提高警覺。世界仍處於核戰邊緣。」

10

因此，天帝教的教徒同奮負有三大時代使命：第一哀求 上帝拯救天下蒼生，化延世界核戰毀滅浩劫；第二就是哀求 上帝，確保台灣復興基地，三民主義早日統一中國。

在這邊師尊所闡述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說的是大我，不是小我，是指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談到小我，要大家多談個人「立身處世」，要正大光明，積極培功立德，是可以改造個人小我的命運的。師尊又說：「今天世界上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沒有保障，如果每一個人都只為個人打算…」那麼天下蒼生所面臨的危機，是無法化解的。

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太渺小，微不足道。大家都了解今天不管生活在地球上那一個民族，不管那一種方式，共產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下大家都希望活命，生命從那裏來，一個是肉體的生命，一個是精神的生命，二個生命加起來才能夠得到我們人生的生命。<sup>11</sup>所以，師尊告訴我們：「生命操在自己的手中。」

平時要積極的培功立德，才得以自己造命。個案主角對 師尊的胸襟及言教、身教，非常景仰與折服，故而不斷充實自己，激勵自己，心中隨時秉持著正心正念，帶領引渡的原人，勤上光殿恭誦兩誥，且時時抱著省儉之心，反觀自省。當周圍同奮身陷逆境時，個案主角透過親和引導及天人炁功服務，以及持誦經典收圓身旁不圓滿的因果冤欠，務必讓共修同奮得以『關關逆境關關過』的服務精神。

## 陸、結論

『新時代的觀念認為：物質是由意識的能量所形成，是意識賦予物質存在的豐富性。意識的演化在物質的形體，為的是在物質世界裡學習及操作，而意識是形體

---

<sup>10</sup>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 93-94。

<sup>11</sup>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 96-97。

背後的主宰。』<sup>12</sup>『所以當你的自我意識對身體越不信任的時候，越會妨礙了身體本身智慧的運行，那就會愈不健康，如果因為恐懼身體會生病而去運動，或從事使身體健康的努力，基本上，只會更加深身體的不信任感，適當的運動，對健康有幫助，但若是因為怕死而運動，這種源於恐懼所做的運動，可能會讓身體更不健康，因為身體所接到的信息是不信任的。』<sup>13</sup>

個案主角是一位身心靈整合的瑜珈老師，當然，針對每一位運動者，健康的理念是非常要求的。平常教導很細心，希望讓學員能參透更多，體悟更深入。進而更讓彼此更相知而得以探測天命的因緣，以引渡原人歸隊救劫為使命。

針對個案主角論述造命的個案，是一個真實的案例，以此分享現身說法，只要人人有著寬廣的心、慈悲心、愛心，關懷周遭人、事、物，並藉由正念上師引領，道法傳承，正心正念「信、願、行」，那麼要創造未來美好的人生，將不是奢望。

本世師尊鼓勵我們造命，我命由我不由天，要向自己奮鬥、向天奮鬥、向大自然奮鬥，要發大願、立大志，同時要先修人道再修天道。師尊再說：「沒有一個修道人士不受魔考而直上青雲的，能夠通過道考，此人必有大用。」<sup>14</sup>以上皆為師尊告誡眾弟子，行道要有無私的胸襟，努力奮鬥，配合「信、願、行」，方能成就大道。

進入「天帝教」修行，能遇見良師，能在重生之年獲此至寶，人人怎能不抱者懺悔之心、感恩緬懷之心，用心的走每一步路，創造天命的契機，最終得以完成使命，回天覆旨。因此『造命』的奇蹟，是可以創造的，只要人人有奮鬥心、有願力，那麼追隨師尊的精神，更堅定地勇往直前吧！

---

<sup>12</sup>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20。

<sup>13</sup>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頁 23、24。

<sup>14</sup> 天帝教教史委員會，《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一)》，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0。



## 參考文獻

- 〈造命的條件〉，《第四期師資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10。
- 天帝教教史委員會，《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一)》，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20。
- 天帝教教史委員會，《涵靜老人天命之路(二) (三)》。
- 天帝教極院，《天地教本師世尊精神講話選輯－六十年來之天命信心奮鬥歷程》，台北：帝教出版社，2006/09，頁 91-98。
- 伶姬，如來的小百合，台北：聯經，2012/11。
- 袁了凡，《了凡四訓白話解釋》，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4/07，頁 4。
- 財團法人天帝教始院，《師語》，台北：帝教出版社，1988/07，頁 19-21。
- 許添盛，《絕處逢生：許醫師癌症身心靈療法－癌友自我療癒版》，台北：賽斯文化，2009/05，電子書頁 8、9、10、20、23、24。
- 褚宗堯，笑納人生：養生悠閒與精進，台北：聯經，2002。
- 釋心道，聽心說話，台北：聯經，2001。